

# 前女友到底是怎样的存在？

我和男朋友确定关系的第二天，见到了他前女友。

那女孩戴着个四叶草的手链，而我男朋友，有个四叶草手机壳，四年没换过。

平时我要求着他哄着他他才做的事，那女孩只要撒撒娇他就立马照办。

那一瞬间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

池澈的前任回来了。

在我刚和他确定关系的第二天。

那天正式毕业离校，我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宿舍楼，就看到那个女生风情万种地勾着他的脖子。

他似乎想推开她，但是并未用力。

直到她突然踮起脚尖，够到他薄薄的嘴唇。

我的头就像忽然被人重重敲了一棒，胸口也像被什么硬生生地堵住了。

就在昨日，毕业晚会结束后，我和几个同学从酒吧出来，微醺的我走路有些摇晃，一位男同学轻轻扶着我，他说：「林小晚，毕业了，你还是单身，我可以追你吗？」

我停下脚步努力让自己站得平稳，「我——」

话还未说完，突然被人一把拉到身后——是池澈。

他说：「小晚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可能真的是酒壮怂人胆吧，我破天荒的第一次对他说了不。

他低垂着眼看我，半天不说话，气压很低，男同学也被吓得一愣。那时身后已经陆续跟了很多人来观看我们的热闹。

「我说了，我送你。」他说完抓起我的手，往路边走。

我站在那里，倔强地和他拉扯。

「别闹，小晚我知道你喜欢我。」他说完，没给我反驳的余地，迅速低下头不顾众人的目光吻了我。

那一吻，温润绵长，我等了足足四年。

可是他的告白，不是他喜欢我，而是，我喜欢他。

从大一开始，我就整日跟他在身后。

我喜欢他眼中尖锐的光芒，像是盛满无数的小星星。

我们在一个社团里，他喜欢唱歌，我喜欢作词。

他总说，我最能写进他心里，一不小心就戳出一个洞。

他说他的心被我戳得千疮百孔。

我觉得我是懂他的，他也一定懂我。

3

此刻我身体僵硬地站在他们对面，在盛夏的烈日里，满腹委屈却不知道该进还是退。

直到池澈看到我。他先松开了她，有些许尴尬。

「你同学？」女生看着我，回过头问他。

他点点头，向来在我面前冷静自持的池澈，脸上突然有了慌乱的情绪。

「你好，我叫何安安。池澈的前女友。」

她朝我伸出手，笑意盈盈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池澈。

池澈望着我，微微泛红的唇动了动：「林小晚，我现在……最好的朋友。」

一句话像是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脏。我想抽他一耳光。

但是我没有，我像个傻子一样没说话，甚至还扯开嘴角冲何安安笑了笑。

#### 4

学校门口的饮品店，我们仨坐在为数不多的位子上。

何安安眯眼盯着饮品单。

很半天，才指着上面的奶绿对服务生说：「我要这个，冰的。」

然后抬起头，问池澈：「你呢？」

我刚想开口，她抢先说：「也这个吧，很过瘾的。」

池澈犹豫了一下没说话，她撅起嘴冲他撒起娇，然后他就点了头。

我本想说，他不喝冰的。是啊，他这几年从来不喝冰，也不喝任何带有咖啡因的东西。

记得有一次，给社团的同学们点下午茶，我忘记备注，结果送来全部都是冰饮，他大汗淋漓地坐那喘气，坚决不喝。

他说：他喝了胃会痛。那个语气有些像负气的小孩子。

后来我哄了很久，又特意跑去给他单独买了一杯热饮。

还有一次，我强烈地推荐他只喝一口冰咖啡，就一小口，但他一小口也不肯喝。

可是现在，她只是一个撒娇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就接受了。此刻他的眼睛正在紧紧地盯着对面何安安的手腕。她纤弱白皙的手腕上是一只缀满四叶草的手链。

我突然明白，他的手机壳为什么是常年不换的四叶草。

忽然眼前有些模糊，服务生催我点单，我只随口说了句：「一样吧。」

后来他们说了什么我都没太记得，或者说根本没听。

只记得何安安加了我的微信，她笑着说：「很高兴认识你，以后常联系呀！」

我想，何安安之于我，就像是一把野火。突然毫无预兆地烧过来，把我连人带心整个都烧尽。思绪飘得太远，眼前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在告诉我，昨天的那个吻不算数。

而我坐在这里，真的又傻又多余。

## 5

那晚池澈把她送到附近的住处，在楼下，他单独与我讲了很多话。

他说，他们曾交往三年，一起上学放学，一起做功课。那是我不了解的过往，他怎么说都可以。总而言之，我听明白了。我

一刻都未曾懂过他。

「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」我还是问了出来。

「小晚，你很好，以后会有很多男人愿意对你好。」过了很久，他又说：「那天丁泽宇说要追你，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他是很体贴的男孩子。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原来那星光满天从不属于我。

我没再说话。我们的分手和告白，都是在马路上。

告白时有多浪漫，分别时就有多凄惨。

当时他说完那些话，轻轻地抱了我，然后转身就陷入了夜色中，留我一个人在凌晨的马路上，直到雾气贯穿整个城市，我瘫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感觉面前有脚步声，我微微地将头抬起，撞进眼中的是宽大的白色 T 恤。

他低下身子，扔掉篮球，温柔地将我扶起。

他轻声说：「诶，是你啊，林小晚……」

我缓慢将视线转向他的脸，是那晚和我表白的男同学，丁泽宇。

忽然想起池澈刚刚说的话，言犹在耳，内心一痛，我对他说：

「昨天你说的话，还算不算数？」

他愣住了。

过了好半天，他才语无伦次地说：「算，算。」

「我从宿舍搬出来，没地方去了。」

他的脸一下就红了。

.....

他带我走向校外公寓，边走边解释说：「我……我睡沙发，你将就一晚，明天我带你去找房子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给你附近找个酒店……」

「我不介意。」我打断他。

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男生的叫喊：「喂丁泽宇！你不要球了！见色忘义啊你！」

那晚他将我安顿在卧室，他睡客厅。

他拿出洗得干干净净的毛毯，小心翼翼地盖在我身上。

然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

6

第二天醒来，拿起手机，微信上好多未读信息。

首先是社团群内有些爆炸，原来昨天那个男生将我们一起离开的背影拍了照片发到群里。

然后退出群窗口，我看到了池澈的信息。

「这么快吗？」

「小晚，你在吗？」

「小晚」

「睡了吗？」

我盯着信息足足看了几分钟，不知道如何回复，脑海中想起昨天他送何安安回他住处的画面，而他这两条信息的语气，像是嘲讽，又像是……很不爽。

放下手机，我感觉头痛欲裂。

丁泽宇拿着早餐敲门，我从卧室走出来看到他，两个人都有些不自然。

接过早餐时，手指轻触，他一怔：「小晚，你好烫。」

我抬眼，摸了摸头，怪不得感觉自己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他有些急，连忙扶我坐下，然后去翻药箱。忙活了好半天，找出一支温度计，一瓶退烧药。

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都细心地照料发烧的我，直到傍晚，我感觉身体在逐渐恢复元气，而他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这个从大二开始就加入我们社团的吉他手，我竟从未注意他。他很好看，侧脸的鼻尖微挺，整张脸干干净净的，睡着的时候嘴角漫着笑意。

我正看得出神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池澈。

我按了接听键。

「你在哪？」他说。

「我……」

我一时语结，我知道，学校外面租住的公寓不过这几栋，他就住在对面。

「你不会真的去他那住了吧？」他的声音有些微怒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此刻并不想和他置气。

电话两头都沉默良久，他忽然说：「我刚把安安送走了，她说要去参加一个比赛。」

「哦。」

他是想告诉我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吗？还是什么讯息呢？

但于我而言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不冷不热地又回应了他几句，就挂断了电话。

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这种事，我这个状况着实不太适合。

7

第二天我收拾了东西，离开了丁泽宇家。

因为毕业前就收到了一家公司的 offer，于是我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。

丁泽宇帮我行李都搬了进去，为了感谢他，我晚上请他吃饭。

最后一块肉，丁泽宇夹给了我。

「我心里之前有过一个人。」我直截了当地说。

他笑了笑，云淡风轻地说：「我知道。」

「我不确定……」

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」

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？」

他的眉梢轻扬，只淡淡地说：「只怪我命不好，遇见你更晚一点。」

出来时外面下起了雨，丁泽宇把衣服脱下来披在我身上。

他说：「你感冒刚好，别再冻着。」

说完拉着我在雨中奔跑。

他只剩一件薄薄的白衬衫，雨水一淋就全部湿透了，他冻得接连打了三个喷嚏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看他衣冠不整的样子，停下来帮他调整领口。

他吞了吞口水。

突然说：「小晚，因为你是林小晚，我才放过你。」

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

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件衣服这么危险。」他看着我身上宽大的外套。

.....

晚上临睡时手机传来信息，我拿出来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池澈，打开只有三个字：睡了吗？

盯着手机屏幕发呆，想了又想，猜了又猜，最终我还是没有回复。

就在一小时前，我看到何安安的朋友圈，他在下面点了赞，发了加油。

而她回复的是亲吻的小表情。

可这四年里我发的任何朋友圈，他都不曾关注过。

转眼就进入了秋天，丁泽宇之前的专业是法律系，如今顺理成章地成了律师。

当时青涩的大男孩已经穿上西装，工作繁忙。

只要一有假期，他就会问我「周末有没有你想去的地方？」

就像我曾经约池澈一样。

终于有人想问我想去哪了。只是当初想和池澈一起去的地方，最终换了他人。

海边，丁泽宇拿给我一个遮阳帽。

丁泽宇的面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地明亮，他说：「小晚，你的记忆里会慢慢都是我。」

他的白衬衫被海风吹起一角，他在风中笑，我拿起手机，快速地抓拍了张照片。

他抢过手机看了一眼，贴近我的脸：「好看，你发朋友圈。」

我一愣，这是官宣我有男朋友？

「嗯……就当你给我争取一些追你的时间吧？」

我假装思考了一会儿，看着他原本期待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，才扬起脸：「发就发！」

况且，真的是让人看了就心生暖意的照片啊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。

开门的瞬间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

我不知道池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，来不及细想。

他就那样地站在那里，头上挂满雨水，一滴一滴落下来，就连睫毛也是被沾上了湿润的水气。他就那样站着，眼睛里是红红的血丝，紧紧地盯着我。

因为刚起床的关系，我睡眼惺忪，没洗脸没梳妆，头发也很乱。如果是以前，我恨不得原地消失。过去的四年时间我在他面前永远都是妆容精致，朋友取笑我是时刻等着临幸的宫女。可现在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他喘着粗气，声音沙哑：「原来要这样才能见到你。」

他身上熟悉的味道闯进了我的鼻息，我心里有钝钝地痛。

「出什么事了吗？」我问他。

「你爱上他了？」他反问我。

我盯着他的眼睛沉默了良久，因为我在认真思考他的问题。

半晌，我一字一句地说：「也许是，但是和你没有关系了。」

他向我伸出手：「别再赌气了，你陪我去吃早餐吧？」他笑笑，那张面孔是我曾经迷恋到不可自拔的脸。

可现在，我出奇地平静。

「怎么了小晚？」突然身后传来丁泽宇的声音，他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，看着我们。那一瞬间我看到池澈整个人微微一震，眼中的光像是变成了火，灼灼燃烧。

我微笑而疏离地对池澈说：「我有安排了，你自己吃吧。」

他吃惊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像以前一样。

「我等你。」他说完这句话，转身离开。

他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酒店长长的走廊。

我想起，大三那年团建。我们一起在山上露营。我和室友洗漱完快睡的时候，他突然在外面轻声喊：「小晚，小晚。」

我拉开门帘，他的眉毛挂着雾气。

「我怕你们冷，给你租了被子。」说着他揉了揉我的头发。

全班同学都只有一个毛毯，而他唯独为我租了被子。那晚我抱着被子傻笑到天亮，一夜没睡。

我回过思绪，转过头看丁泽宇，他裹着浴巾，像是刚洗完澡。脸颊忽然有些发烫，我转过头，轻声说：「我回去洗澡。」一句话说完，只觉得脸更烫了。

他却只是笑，一直没说话。

和丁泽宇吃完早餐，再次收到池澈的信息：「小晚，你躲我没关系，我今天来，是想告诉你，下个月我和何安安订婚，但我们只是给她重病的妈妈一个交代，你不要多想。」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要掉下来。

而下一刻，收到何安安的群发信息：「下月 8 号 12 点，来 XX 酒店参加我们的订婚典礼哦~不见不散！」

我想了想，回了一句：「好的，一定到场。」

订婚典礼，我和丁泽宇一起去了。

在仪式开始之前，曾经社团的同学们提议去后台找池澈。

那天是我第二次见到何安安。

她正端坐在化妆室的镜子前，手里夹着细长的烟，眼角眉梢皆是傲气。

她身后站着的化妆师摄影师一千人等，每一个人都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看着她，没有人敢说话。

「怎么了？这个不好吗？」池澈拿起礼服掂了掂，轻声地问。

何安安看了看他，将烟灭掉，站起身来，随即双手缠上他的脖颈，吐气如兰：「我不要穿没品的东西。」

池澈一时没有说话。

我看得眼睛有些发酸，这时有人喊了一声池大少订婚快乐，算是打破了这暧昧又尴尬的气氛。

池澈回过身，接过花束。他转头又低声安抚了几句，何安安才冷着脸接过礼服，突然看到我，她冲我点点头。

比起微信上，已经算熟络很多了。毕竟在朋友圈这一年多连点赞之交都不曾有。

分开后的那前半年，我关注她比池澈更多。

因为池澈从不发个人状态，但她每天都会。

他们一起去了什么店，她又接了什么戏，他们哪天喝了酒，我都清楚。

但后来许是她太忙，很少再发关于两个人的信息。

池澈带着我们从后台出来，找了个茶歇桌，大家坐在一起随意聊着。

他有时候目光会忽然转向我，然后又游离到别处。

丁泽宇见我想得入神，握着我的手微微用了力。从进来之后，他就一直紧紧攥着我的手。

耳边传来他温热的气息：「看着我就好，不要看别人。」

我转头冲他微笑。散场后，丁泽宇送我回家。

那日凌晨，我像往常一样起身倒了一杯红酒。

才喝两口，手机响起来，是池澈。电话接听后，半晌没人说话。

我连着三声「喂」，那端突然有了声音：「是我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

「小晚……」他的声音停顿很久，像是鼓足勇气，又说：「我知道我没资格，但是你不可以再等等我吗？」

「池澈。我累了。」我打断他。

和他道了晚安，我挂了电话。

10

丁泽宇这个人，接触久了发现他的人设和职业相差悬殊。

当他脱下西装，就还是我们当年那个台上意气风发的吉他手少年。

我有时候跟着他去酒吧演出，他在台上唱歌，会有女生尖叫，甚至来要他的联系方式。

「我可以加吗？」他问我。

「加我就好了。」我对那些女生说。

然后女生们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满都是敌意，最后都甩袖而去。

「你是我的什么人？」丁泽宇问我。

「经纪人？」我笑着说。

「经纪人可以和吉他手谈恋爱吗？」丁泽宇问我。

「嗯……也许，可以试试？」

「那你晚上去我家试试。」丁泽宇说。

「试……？」

我明知故问。

「又不是没去过。」

我抬起头，对上他玩味地目光，瞬间恨不得捂住整张脸。

这是种很奇怪的情绪，明明上次去他住处我并没有一丝慌张和不适。

.....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池澈的电话，他直接说：「小晚，我去找你，你在哪？」

如果是在以前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跑过去。

但是现在，池澈，你要全心全意对待你的白月光何安安，不是吗？

「我和丁泽宇在酒吧。」我说。

他沉默了一会，问道：「我可以去找你吗？」

「你说呢？」

他终究没再说话。

「谁的电话？」丁泽宇凑过来。

「骚扰电话。」我说。

11

这样又过了半年，一个周末，我在楼下的咖啡店撞见了池澈。

那天大雨，手机上轮番推送这是北京今年最大的暴雨。

外卖骑手一直无人接单。

于是我穿着拖鞋和睡衣下了楼。

刚推门进去，就看见池澈坐在窗边的位置上。

我说：「好巧，谈事情？」

他反问我：「你觉得呢？我等了三天。」

三天。跟四年比起来，太短了。

我没说话，低头抖落脚上的雨水。

我走到吧台，还没开口，他对服务生说：「一杯去冰拿铁，换脱脂奶，谢谢。」

「对不起，要热的。」

突然另一个声音有些急促地传过来，我回头，丁泽宇拿着没撑开的雨伞站在我身后，他全身都湿透了。

「你怎么出来了？」我问他。

他摸摸头发回答说：「我看你忘了拿伞。」

「可是你——」我突然对他没了脾气，帮他理了理乱蓬蓬的头发，「你呢？红茶吗？」

他笑着点头。

付完款，才想起一旁的池澈，忽然觉得有些失礼，刚才竟然忘了他在身边。

他的表情比以往我见过的任何一刻，都要沉郁了。

咖啡做好后，丁泽宇和他打了招呼，就对我说：「如果你们想叙旧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」

「好。」我点头，「伞你拿上。」

「那一会儿你叫我，我再下来接你。」

我没说话，末了，他又笑着对池澈说：「或许不介意的话，一会儿上来坐坐。」

坐下来良久，他才开口：「小晚，你们住在一起了？」

我歪着头，手指摸着温热的咖啡杯，企图用尽量理性的语气和他对话。

「池澈，我确实曾经很喜欢你，可是现在不是了，你懂吗？」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「你的惩罚奏效了。这次换我等你，可不可以？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调转话题：「你要好好珍惜何安安。」

「我们分手了。」

我一愣，撞上他的眼。

他又补充说：「彻底的分手。」

看着他眼底划过的悲伤，我说：「要不……心情差的话，晚上一起喝一杯吧。泽宇演出。」

他停顿了片刻，眼中的光渐渐散去，双手也缓慢地松开了力气。似乎全身绷紧的神经一下子就放弃了挣扎。

12

回去时，我和丁泽宇喋喋不休地讲了很多和池澈相关的事。

他的神情，从一开始的微微皱眉，到一言不发，到最后用力地关上房门，却始终不问我为何这样。

我倒了一杯水，轻推开房门，放到桌子上。

从身后搂住他的腰。

「生气了啊？」

他转过头，不说话。

「大律师生气就不好看了！」我逗他，我的鼻尖就要贴在他的脸上。

他终于忍不住。轻轻地推开我：「大律师好欺负吗？」

我摇头。

「那你该怎么补偿我？」

他的眼睛有不经意的弧度，看起来并不生气。

「嗯……我给池澈打电话，让他不要来找我。」我翻着通讯录，翻来翻去，也找不到池澈，「呀，我忘了！我把他删掉了。」我笑笑，「要不我干脆把他拉黑吧？」

他再次眉头微蹙：「删掉了你还知道怎样拉黑？你背得出他的号码？」

说着突然一把按住我，我赶紧挣脱，事实上他也并未真的用力。

「你再这样，明天就把你赶出去了！」

这句话很奏效，他立即住手。

13

第二天下班接到大学室友电话，约我去公司附近的西餐厅。

到了约定的地点，没见到室友，我四处张望。

餐厅光线很暗，黑暗中我的手臂忽然被一个人紧紧攥住。

我回头，面前高大的身影将我整个覆盖。

「林小晚，你的目的是永远消失，还是希望我疯狂找你？」他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却带着不可抗拒的霸道。

我抬眼，他最近似乎有些消瘦，甚至有了一点胡茬。

「如果不是楠楠，我差点就找不到你。」他说。

楠楠是我的室友，那时候她每天看我挣扎纠缠，数次劝我早日告白，早死早超生。

结果现在，我真的超生了，她却在帮助敌人。

我没答话，挣脱他的手，找了位置坐下来。

直到和服务生点了餐，喝了口水，我才让自己的情绪慢慢平复。

如果这一刻发生在三年前，两年前，多好。

那时候我感动了全年级同学，却没能感动他。

「小晚，我们好好的，好不好？」终究还是他打破了这沉默，  
「四年啊，我们形影不离了四年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。」

又是这句话，我忽然觉得胸口很闷。

「喜欢过，就是一辈子吗？」我对上他的眼：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愿意接受惩罚，愿意等你。」
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面容是带着真切的，这是我多少年一直想见到的画面啊。

然而这个画面，就只是稍微在我的心头转了一下，另一张脸就立刻出现在我眼前，想起他，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

这神情被他迅速捕捉到：「小晚，你同意了？」

我第一次有些无语，在他面前语气前所未有的轻淡：「我承认我喜欢过你，可是你说了我们只是朋友，也让我看看身边其他的男孩子，所以从那天起，我真的，爱上别人了！」

他有一瞬的失神，眼神也有一些空洞。

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我们的谈话。

池澈低头，拿起手机，快速地按了红色键。

我扫了一眼，「你可以接的。」

「对不起小晚，我真的不会再和她有瓜葛。」他说。

我笑了，「你和她有没有瓜葛，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」就像一句绕口令。

池澈并没有接我的话，也没有生气。

他忽然转移了话题：「你一直问我，那次你喝醉后发生的事。」

我抬起头。

「那天，你对我说你写的每一句词都是给我的，你说池澈我爱你，说了很多很多遍。」

「那天，我告诉自己，我想让你开心，所以我吻了你。」

「可是池澈……」我打断他，看着他的手机：「你还是先接电话吧。」

他说的那些，我好像并不是很好奇了。

.....

出来时夜色已深。

他说开车送我，我摇头：「他快到了。」

他盯着我看，眼中有潮湿的雾气：「小晚，我不想我们之间留下遗憾。」

我没说话，车灯刺眼，丁泽宇摇下车窗冲我摆手，微笑。

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转身走得决绝。

车子发动、调头，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他双手低垂，站在马路中央，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。这一幕，多么像何安安回来那天。

亲眼看着她吻他，那时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，就像一座岛屿，在海中央，四周始终没有船来。

车里响起一首很久远的曲子，车窗外灯火通明。

直到车子驶入丁泽宇家中车库，他先下了车，然后绕过车子拉开我的车门。

一弯腰便将我抱了起来，眼中闪烁着略带怒气的光芒，呼吸吹在我的脸上，痒痒的：「这是最后一次。」

我将整张脸埋在他的胸口，此刻内心安定。

14

再见面，是业内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，各家企业如数到场。

同专业的关系，又在一个城市里，圈子不大，也难免还会从他人口中听到彼此的消息。

这几年，池澈自己已经不再碰音乐，他和朋友合伙经营一家经纪公司。

那日我上了华丽的浓妆，穿了纯黑的低胸礼服，坐在台下。

以一个创作人的身份。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盛宴，我有些局促，和不安。手心也在微微出汗。

直到主持人在台上念到我的名字，和奖项名称时，台上的大屏幕霎时出现我的脸，我抬起头，起身，缓步走向领奖台。

主持人笑着对我说恭喜，颁奖嘉宾礼貌地递与我奖杯。

聚光灯下，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我。

我紧握着透明的水晶奖杯，低下头去接话筒。

主持人带着近乎调侃的语气对我说：「晚晚小姐，网友们都说你的词甜出人命，大家都特别想知道你究竟幸福成什么样。」

我略显尴尬地笑，目光坚定地看向镜头：「这要感谢送我这枚戒指的那个人。」

我扬起手，无名指上的戒指在灯光下异常璀璨。

「是他给了我完整的爱，和充满期待的人生。」

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，只写悲伤词句的小女生了。

说完，我向观众席深深鞠了一躬，却在视线回转的时候，不期然地看到了他——池澈。

他安静地坐在后排嘉宾席。

他看着我，四目相对，那一刻我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。

他也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不说一句话，现场掌声雷动，他却在坐席始终微笑，只是笑得有些凄凉。

.....

活动散场后，丁泽宇在外面等我。我的脚踝有些疼，他提着平底鞋帮我换上。然后接过我沉甸甸的奖杯和背包。

池澈在不远处与人寒暄，身后似乎是他的小助理，递他酒杯时小心翼翼又带着些许羞涩，炽热的目光像是挂在了他身上一样。

池澈还是那样，无论在哪里，都光芒万丈。

这一次我和他就像陌路人，连招呼都没有打。

挽着丁泽宇的手，越过他，一步一步走向停车场。

车子转弯时，车窗映出我上扬的嘴角。

还有池澈突然看过来的目光。格外的萧索。

我不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，但是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

我有我的少年，此刻他就在我身边。

.....

公司的实习生有一天突然说：「晚晚，最近视频平台有一首翻唱很火的歌——是你最爱的信哦，《假如》，女主也和你名字一样唉！」

我点开视频链接，有些意外，是池澈的脸，和他的嗓音，一如当年校内歌手比赛的他，依然耀眼。

歌曲最后，他的声音配着大大的字幕：「假如时光倒流。假如我不放手。晚晚。」

我关掉视频，对实习生说：「以后上班时间不许刷手机。」

.....

转眼冬天。

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和丁泽宇一起出入真是一件容易让人虚荣心膨胀的事情。

他过生日，却拿着大束的鲜花站在公司楼下等我，我开完会出来时，大概他已经在那玉树临风地站了有一个小时了。

有路过的女生会回头看他，还有人拍照。

我抬起头看着他被冻得有些发白的嘴唇，有些心疼。

保安说：「男朋友对你可真好哦，这么冷的天儿，他就在这眼巴巴地等你，说你马上出来了。」

我拿着小小的礼物盒，有些不好意思：「不是你过生日吗？」

他却笑：「是有理由和你庆祝的节日，就要送你礼物。」

那晚在餐厅昏暗的灯光下，他一口气和我说了好多话。

他说：「小晚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大二开始喜欢你。」

.....

我以为丁泽宇一直是这样温柔的人。

直到那天周末，他去律所加班。

到午饭时间，我在他公司楼下等了很久，终于忍不住上去找他。

刚到前台门口，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在饮水机前面露难色。

这时丁泽宇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她两眼一亮，冲到他面前：「丁律师丁律师……帮我换个水呀！」

丁泽宇随意地看了一眼，语气有些冷淡：「我有事。」

「就两分钟就可以了啊，丁律师——！我请你喝奶茶！」女孩子并未放弃，还带了一丝撒娇的语气。

丁泽宇低头挽了挽袖口，「我桌上有矿泉水，你先喝。」

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丁泽宇还是走过去，毫不费力地换了水。

「哇……丁律师，你好厉害哇！我这就请你……」

「我不喝。」

结果他一转身就忽然看到我。

「小晚？你怎么上来了？」他一惊，看了看手机，「我刚才开会静音了。」

他笑了，那表情反转的比硬币还彻底。

「你怎么上来的，门禁没拦着你？」

「怎么，我不上来你就可以……」

他哈哈大笑，掏出手机对着我。

「干嘛？」

「把你小醋包的样子拍下来啊！」

我不让他拍，转身就跑。

他从后面追上来，搂着我的腰：「小晚，要是不放心，你来做我的老板娘吧。」

「我才不要，我是大神词作者。」

「那你招助理吗？」

「啊你好烦，烦死了！」

我说完，看到他冲着对面楼梯上行的女生微笑点头，女生问：

「丁律，和朋友吃饭去呀？」

「不要瞎说，叫嫂子！」

<完>